

秋思秋韵

□肖艳

轻轻地，一片淡黄的叶子随风飘飘转转落入泥土的怀抱，抬眼望着满目绿意盎然，骄阳之下，秋悄悄地飘然而至。

秋思无限。“古藤老树昏鸦，小桥流水人家，古道西风瘦马。夕阳西下，断肠人在天涯。”一首《天净沙秋思》，写不尽别离相思之情，凄凉沉静的古朴中，一寸留恋凉心，十分怅然之意绵绵无尽。诗句中，述秋萧瑟，藏情深义重，意境辽远。读罢，顿感，人生夕阳时，情不知所起，终是回忆无限。断肠人肠可断，在天涯，心意轮转，世事无常，留一份思念常驻心间。诗人的这份痴情，令人不禁叹道，论世间感情，惟愿“在天愿作比翼鸟，在地愿为连理枝。”却偏偏是“情为何物？”历经青春懵懂，得失之间沉沦，读懂时，已是人生之秋。情

之为序，却不止是情。刘禹锡一首《秋词》：“自古逢秋悲寂寥，我言秋日胜春朝。晴空一鹤排云上，便引诗情到碧霄。”毫无秋之悲凉，欢欣雀跃之喜似春日萌动，晴空之上鹤群翻飞，恰似诗意图诗情高昂激越。秋日落叶，秋气萧瑟，秋时悲凉，皆是心意阑珊，情之所至。然，“横看成岭侧成峰，远近高低各不同。”在诗人眼里，秋亦可可是生机盎然，秋收是欢声喜悦，秋的沉淀是春夏的积累，秋时回首是引吭高歌的转折之处。心中欣喜，眼前欢喜，不为万物所累，思不尽一生，漫长人生路，不若斗志昂扬，视秋若春，中年何如？

秋韵处处。“空山新雨后，天气晚来秋。”立秋后的雨，丝丝夹着凉意，吹凉了风，吹凉了暑热。“采莲南塘秋，莲花

过人头。”秋至，莲花茂盛生长，欣欣然耸立于池塘中。“满载一船秋色，平铺十里湖光。”乘船徜徉在湖中，秋色与湖光相互成全，无边辽阔。“一年好景君须记，最是橙黄橘绿时。”一年里春夏秋收冬寒，唯有秋天，满目丰收的瓜果丰富了天边的色彩。“蒹葭苍苍，白露为霜。”河边的芦苇苍苍，秋深露水结成霜。“秋阴不散霜飞晚，留得枯荷听雨声。”是晚秋残落凝重之声，寂寥雨滴秋意浓。“莫道不消魂，帘卷西风，人比黄花瘦。”秋之思念，此情堪比金坚，熬瘦了容颜！“银烛秋光冷画屏，轻罗小扇扑流萤。”是女子，在秋冷之夜里，独自与萤火虫捉捕的寂寥。莫不如，放宽心胸，“秋风起兮木叶飞，吴江水兮鲈正肥。”伴着秋风，品一盘鲈鱼，正是肥美

味绝。人生况味！叹一句，“落霞与孤鹜齐飞，秋水共长天一色”。淡淡处，秋已拂过山川河流，人间思念。意蕴深设，回味无穷！真正是，欲说还休，却道“天凉好个秋！”

捧着秋，将古人的哲思从一句句思秋中摘出来，品味！立在四十不惑的当口，思考人生，秋思里，迈开脚步，丈量祖国河山壮阔，在诗句中，遐思秋景，秋雨、秋莲、秋湖、秋色、秋霜、秋荷、秋思、秋鱼……秋与天地一色，秋染大地万物。是自然，是生活，也是格调。

爱上秋，在秋絮语里，一页一句一词一字里，品读深思秋语秋韵！古圣先贤将眼中的秋，注入灵魂，千年时光欲说还休……

山秋板栗熟

□刘峰

“哇，树上好多松鼠呢——”，三岁的儿子举着一个长长的竹篙，跟着大人去打栗子，来到一棵高大的板栗树下，小家伙眼睛一眨不眨地仰望着叶丛里的一枚枚毛茸茸的栗子，舍不得下手：“妈妈，会不会将它们打落了？它们要是全逃走了可怎么办？”

呵，原来小家伙将栗子当成了躲在树上睡觉的松鼠，令人忍俊不禁！我举篙便打，一枚枚青黄色的山栗扑簌簌而落，见有一枚滚在自己的脚旁，儿子忍不住弯腰去捡。说时迟，那时快，此刻我想阻拦已来不及了，他已用一只小手将栗子抓了起来，只听见一声“哎哟——”，他仿佛被烫着一般松手扔下。一瞬间，两串晶莹的泪珠从粉嫩的脸蛋滑落。

从儿子的身上，我看见了儿时自己的影子，成长的代价，如出一辙。为了培育儿子的勇敢精神，我拾起一块山石便砸，随着一团团刺球裂开，里面露出一粒粒栗色油亮的籽实，咬一口，有甜甜的浆果味道。抓一把给儿子，儿子犹豫犹豫接了，也向嘴里塞了一粒，泪水渐渐止住了。一会儿，他也学着大人的样子，握住一块石头，开始向栗子疯狂“报复”。

归来，橘红的晚霞笼罩山村，柿红的夕阳在西山缓缓飘逝，乳白色的炊烟里，尽是柴火的暖香与熟板栗的味道。山栗子为大山所产，有着天然的秋味，加之山里人又是做栗食的高手，山日静好，赛似神仙。

晚餐时分，桑木桌上，栗子美食，满满当当，有糖炒，有水煮，有烩汤，有糯糕。儿子经不住馋，吃得一脸憨笑，仿佛抢食的小猪，已被刺扎的不快抛之云



余光中先生在《何以解忧？》里说：“旅行的目的不一，有的颇为严肃，是为了增长知识，恢宏胸襟，简直是教育的延长。”但是许多人旅行只是为了乐趣，为了自由自在，逍遥容与。”

在贵州，无论你为怎样的初衷而来，都会有这份让你在片刻间有着融入、亲近大自然的愉悦，真正有种山水之间自由自在、逍遥容与的体验。

九月，我们在初秋时节来看贵州的那瀑，那流，那潭吧。初秋，如同一个人的中年，身上褪掉躁气，在激情澎湃之中渐渐有了沉稳之象，变得张弛有度，疏密相间。

此时，著名的黄果树瀑布最能见证它的气度。气度与气势不同，气势讲究力量与威势，气度讲究风度与气韵。瀑布不再是莽撞与慌张，它如一曲交响乐在高亢处齐鸣，在低回中婉转；它亦如奔腾的千军万马奔腾嘶鸣山谷，却又斜阳中一泻千里静守山脚。

九月的黄果树瀑布不似深秋之时的老气横秋，干巴得瘦骨嶙峋地挂在峭壁悬崖上。初秋的她依仗着中年厚重，不是以力量来咆哮，而是有着技巧地翻滚着，撞击着，飞溅着。它与群山叠嶂、深谷轰鸣，熟稳地在山涧回响、舞蹈。

明代旅游家徐霞客在文字里记载黄果树瀑布：“如蛟销万幅，横罩门外，直下者不可以丈数计，捣珠崩玉，飞沫反涌，如烟雾腾空，势甚雄厉。”可见此处景观自远古奔腾而来，源远流长。天然作合，大自天成造化，美自天成方可谓大美。

这时，荔波小七孔景区的水，愈加体现出静水流深，不再有青春时期的自满自溢。九月的水穿过森林、石上，我们看到水上森林，山涧瀑布，不会有七八月里水没石径的茫茫一片，也不会有水急路断的遗憾。人在石上走，水在石中或林中游，各行方便。在这山水城市的山水之间，见水见石见林见人，才是最美组合。

这时的水更见沉稳，妥妥的一枚美男子。为什么不说是俏女子？因为贵州的水不是柔美，是雄壮是速度，它美在俊朗明快。不似小溪里流水潺



醉美金秋

周文静 摄

秋山又几重

□章铜胜

立秋过后，在河边走的时候，没感觉到有什么风，但沿河的枫杨树上，已经叶落纷纷，秋天真的来了。地上落了许多枫杨树的叶子，它们被吹到路的边缘，干枯了，还没有清扫掉，好像地上哪儿哪儿都是落叶，多少会引起人们的一些感慨。也有一些叶子落进河里，随流水一同流走了，悄悄地，并不惊动人们，我更喜欢季节这样的方式悄然来临。可是，世事并不总如人意，时间也是随着流水一起，在不知不觉间流走的。枫杨树上的叶子不再浓密了，一眼望过去，无论向上，还是向远，都有了一种空旷感。山在眼前，山又在远处，那已是秋天的山。在我的眼前，秋山又有几重呢。

我对秋山似乎有一种比较特殊的感情，这种感情，可能是在更早的年纪里形成的。少年时，我对山的概念，只有一个“远”字，山在远处，山在远方，可望而不可及。那些山离我都是那么

的遥远，从来也没有亲近它们的机会。天气好的时候，山是远处的一种蓝黛之色，多云或是阴雨的天里，山影就更加的模糊了，一抹深浅不一的青痕。彼时，山对于我来说，便是模糊的一个影子，不知四季，也难分四季。去了皖南以后，走过了一山又一山，才知道山外有山，山外还是山，那么多的山，看是看不过来的，看也看不厌，此时，才知道自己是那样喜欢山。我不知道自己对山的喜欢，是不是源于对幼时爱山而不见山的一种补偿，或许喜欢看山的种子已经在心里沉寂了多年，当想象和现实同时出现在眼前的时候，那份快乐是可以想见的了。

皖南的山，四季可看，但我好像偏爱秋山缤纷绚丽的好景色。作家木心写秋天的树时，用了一个“疯”字来形容，我读到那些文字时，心里也是一阵狂喜的，秋叶还可以这样写吗。那些秋天的树叶，“凉风一吹，如梦初醒般地发觉还有这么多的颜色没有用，尤

其是红和黄。”“像是隔年要作废，尤其像不用完要受罚，秋滥用颜色了一树上、地上、红、黄、橙、赭、紫……挥霍无度，浓浓艳艳，实在用不完了。”而纵容秋树叶叶的，是那些能包容和深藏好颜色的秋山，它沉静内敛，好像秋山就应该包容秋叶的绚烂一样，它微笑不语，好像秋树叶叶的美与秋山无关一样。

在皖南，山是随处可见的，或高或低，或林木丰茂，或松石成趣，或绵延而去，或阵列如屏障。总觉得喜欢看山的人在皖南，是幸运的。可在山间，对于山，有时却熟悉得视如不见。而对于我来说，在皖南，看山是一种日常、一种习惯，抬眼处，满眼是山，满眼欢喜。

在塔川，秋山绚烂至极。从田野里一眼望过去，那些散落在田地间的秋树，已经给了我们先入为主的印象，我从来没有想象过秋树在田野的晨雾和朝房里，是如此的惊艳，它和那些从徽州老房

子的烟筒升起的炊烟合谋，制造了人间的仙境。而朝阳并不留恋这些，它制造了人间仙境，它也让人间仙境渐渐恢复它该有的样子，眼前的一切渐渐清晰起来，塔川的秋山，也渐渐明媚起来。纷繁的秋天的树叶，在山间涂抹，那些山影便有了层次，峰与脊，沟与谷，勾勒出了柔和而又丰富的线条。直到此刻，我才恍然大悟，才知道一个“重”字，对于山的意义所在。重是小山重叠的重，是重重叠叠的重，是一重又一重的重。

想起唐代诗人李益《喜见外弟又言别》一诗中的句子：“明日巴陵道，秋山又几重。”送别，历来是诗词的主题之一，秋山重重渲染了离愁别绪的氛围，而我眼中的重重秋山，却更是对季节的一种告别，一个又一个的秋天离我们而去，我们也将一个又一个的秋天留在记忆里。或许，有些秋天我们已经记不清它的样子了，就像远在几重之外的秋山，只剩下一点模糊的光影，可那些光影，也依然是我喜欢的。重重秋山之外，依然是我关于秋山的某些想象，就像记忆中的那些秋天一样，是记忆，也是想象。时光所能留给我们的，大概也只是些零碎的记忆和想象吧。

很机灵的，怎么有点像土狗一般的憨傻？这样的想法随着狗的消失，便也很快就在脑子里消失了。

我漫无目的地在湖边走着，风有些凉了，还有丝丝的寒意，天也暗了，草地变成了长长的一片模模糊糊的黄色，湖水的水掀起了阵阵浪花，水的颜色变成了浅浅的墨色，还有鱼儿在翻腾的浪花中跃起。湖的对面有了星星点点的灯光，扭头时，见草地上已经有三三两两的行人，多是一副闲散的样子。不自觉的，我脚下的步子加快了一些，想走到这些行人中，希望能找出几张熟悉的面孔，同他们说一说闲话，然后开开心心地回家。

迎面相遇的和擦肩而过的行人，我几乎都不认识，同他们有意无意的目光对视中，我又觉得同他们都有些熟悉。倘若，我加入到他们的行列之中，他们一定不会拒绝，我们可能就会成为新的朋友。

我没有这么做，还是独自一个人走着。黄昏就在我的脚步中渐渐隐去，四周变成了一片黑色。我从口袋里摸出手机，想听一首班得瑞的曲子，踌躇了半天，选择了一首《月光》轻轻点开。

在柔美的乐曲声中，我想让月亮送我回家。

秋日黄昏

□杨勤华

秋天的黄昏就像一张铺开的大网，把许多的思绪都困在里面，网眼是一个个深深浅浅的目光，审视着一束束打此穿过的思绪。

来到湖边，我独自思忖：人生倘若失去方向，无论是黎明亦或黄昏皆会黯淡无光。坐在偌大的湖边，寻一棵柳荫下遐想，秋风阵阵，涟漪如花，对岸错落落的景致和高高低低的楼房若有似无，我的目光忽而有神，忽而呆滞，一些奇思怪想便如飘忽不定的云飞来荡去，黄昏就是在这样的时候一点点地到来。

这样的秋天的黄昏，总是让人有一些惆怅，似乎曾经得到了什么，又丢失了什么。似乎曾经丢失了什么，又想重新寻找回来。似乎本来就没有什么，内心不免空空荡荡……

水面的波纹渐渐变得平静，却被黄昏的夕阳燃烧烧得殷红，大块大块地，在水中弥散开来，有的像跌落在水里的彩云，有的像正在盛开的花朵，有的像汨汨流淌的血……不管像什么，都能让人感叹，都会令你有一种说不出的惊叹。

此时，我的一双眼睛一定也被夕阳照射着，我眨着眼睛努力适应光亮带来的不适，看水中和对岸的景色更有一种炫丽。在我的身上，也披着一层红黄融合后亮丽的金色，它像一件薄如蝉翼的轻纱，我有一种暖融融的感觉，内心却无风平静。

我站了起来，伸了个懒腰，舒服至极，柳树下的那块坐在屁股上的青石，也闪出柔和的光泽。有两片落叶随着风落下了，在我的脚下停顿了一会，又微微抖动了一下后再次飞走，它们落到了水里，就像两只极小的船，在燃烧的水面上漫无目的地飘荡，很快就会被燃烧。

天空有一群鸟儿低低地飞来，它们是从我身后那片树林里飞来的，一边鸣唱着，一边飞得更低，冲到了湖的中央，盘旋着又飞回来，甚至从我头顶上飞过。于是，我有了一些惊喜，恨不能自己也长出一对翅膀同它们一起飞翔。我想，飞在湖面的上空和在树林中穿梭的感觉肯定很美很舒爽。

莫名地，我想起了梭罗的《瓦尔登

湖》，那是一片原始的不曾被人类“污染”过的湖泊，梭罗远离繁华闹市在那里呆了两年多，过着最纯朴的自给自足的生活，收获了物质以外的最纯的精神享受。瓦尔登湖的秋天是很美的，那是一种纯净而又安静的美，是一种能够洗涤人的内心的美。在读《瓦尔登湖》的时候，我挺向往着也能去这样的湖边过几天梭罗一样的生活，但是，我知道那是一种奢望。眼前的湖面固然很美，可是没有那种自然甚至有些肆无忌惮的原始性，它带给我的是一种比较舒怡的美，却无法让我心灵产生震撼。我不想苛求，我知道梭罗的时代已经同我们远离。

我走在湖边的草地上，脚下软绵绵的，连片的小草多数已经泛黄，但还保留着柔软的弹性，虽然夕阳的光照有些黯淡，照在草地上依然让它们显得有些生机。一条瘦狗一路嗅着小心翼翼地走来，见了我时身子弹了一下，绕到一边，抬着头看着我，又低下头默默地走了。我有些奇怪，这一类的狗应该都是